

幽山一事，本是秘行。

然，於後卻驚擾上夢華，牽動君家、官家及朝堂，甚是南北夏幕後暗處，全因君少蘭所致。

那一日，他未下殺手。

而果不其然，帷帽客將此事上呈——君家少公子擁夢華之勢，長年維持之勢力因果及平衡，終是奔崩離析。

那日，他雖親赴幽山峽南，一求夢華坊家替他尋躍下谷中的慕容霜，然，五嶽峽水而臨，滄浪江勢疾，覓而無果。

君少蘭縱然一回官二府，佈請自家商鋪走八方探南北尋人，日昇月落音訊難全，而於此，家書終是至定安而來。

命他即刻速回，信言幾字——後嗣不肖。

違祖訓入朝堂門教派盟者，此偏倚之行，論以君家門規所處，入府門一日，日日於祖前長跪三時辰滴水不可沾，叩首天地百響以示愧對祖德。

回府後日夜他便如此。

百日後，他遭逐出門府，此事沸揚京師。

僅有他知，那不過是暫時而至，不過是為得緩去朝堂忌憚之心，為得一保君家。現下他暫時不是君家少公子了。

春去夏來，夏至而過，新秋當臨。

江淵天明蒼穹無盡，曲流行舟如舊，而那道長橋霖榭，無人行此已久，柳絮黃翦燦然如金，終是迎來了人。

「還行，莫要上心了。」

溫噪添言，字字輕輕，而那攙著紫裳一影旁的小娃娃倒別於男人那泰然至無關緊乎，糯音續著尾便叨絮而至：

「還行？您日日同瑋兒言還行，瑋兒要是您腿兒早跪斷了。」

小娃娃言至此，不由圓眸便向男人行步見瞧去，一步分作三步，可是一跛一跛，此幾里遠兒路途，他倆這般費了不下一時辰。

「禾瑋，禮數，姑娘兒莫要言斷不斷的。」

硃砂眉眼落下，觀著那越發出落的小姑娘娃，那已莫是如往可稱作娃娃之態，而他對此一笑，如往，如舊時，而再步，眸翠觀得那雨洗褪色下門扇。

皓腕推門而至。

他還是回到此，無名居。

君少蘭顯然腿腳不便，當一陣銳風自他身後翻湧踏地，那人一手扯開了本攙著紫裳男人的少女，正對著男人佇立，然一手卻握著刺刀直向他咽喉，皆是久別不見的碧色雙目。

女人的袖口與腰束皆慕蓉閣之絳紫，搭一身白裳似是悼喪，輕功雖俐落，可她的臉色倒不比身上的袍子好上多少。

「你當時說著，託了殷在伊跟夢華宮為可信是吧。他們現下可是為了推諉，而將你當了替罪羔羊？」

慕蓉霜的蒼白面上沒點殺氣，而像是被百般怒意磨至無力的樣態，質問人的語調雖大致平穩卻略透不耐，另一手還緊捉著少女的手腕而不放。

「……」

那一瞬碧翠相對，入眸皆是對方一容。

利刃於喉，天地無聲。

久別，他見著，見著她，日夜惦念時，如今終是相逢。

「…姐、姐姐！妳為何要這般對少爺！」

半晌爭執著糯音響入半院，眸翠方是自紅顏中挪往他處，僅見秀腕箝制著娃娃纖腕，而娃兒掙著甚至擰著身欲脫離，而嗓急著逐成哭音：「放開我！放開……」禾瑋但見掙之未果，一眸一眼滿是見著那嚇人銀刃直指她少爺命脈，如何便轉是逞了勇喝至。

「少爺日日都去祠堂罰跪叩首，還要去找姐姐妳！沒找著便偷哭！妳怎麼可以這般對少爺！」

「住嘴，禾瑋。」

末尾盡是溫嗓一言掩過糯嗓。

後是碧翠再度相觀相覷，而他當言是冷：「…、放手。」

「妳放手。」

音甫落，皓腕一抬是將秀腕朝自個兒方向一帶，刃尖直向紅領間白頸一膚，明然地，殷紅血流。

他要她放手，放開禾瑤。

「因果有報，是我成的因果，便向我報，莫要牽連同此事無關之人。」

「霜。」

他喊下，久違一名。

興許他有更多話欲對她言及，問她可好，問她可去哪兒了，問她可有好好食飯，問她，或是說他，想她想了好久。

此些時日，從那日至今。

「妳怎得不言是罪有應得。」

人言口中代罪羔羊，薄唇卻因思及此而一笑，笑之訕然，說上了罪有應得。

儘管君少蘭現下腿腳不好使，佇著無法任意移動，然，畢竟是男人，手勁仍在，他握上素手，刺刀於日陽間明燦與他此刻緊握人手時戒徽相熠，而刃於此更至前一分，血流更甚。

「妳可如此為之，我無任何欲辯解之言。」

「妳還活著便好。」

「妳也護不了主，捉著妳本就無用。」

顯然禾瑤一點武功底子也無，慕容霜淡然卻又刺人地言，乾脆地放開女孩手腕任她踉蹌。而君少蘭一舉見血染流了刃尖，此舉她是有些意料外而抽了下眉間，可隨即又復那被磨至似同麻木的神態。

「你說的是。一切因果確實由你自個兒此生走成，因你向我說過君家踐命而行，而君少蘭本便厭著君家欲以死而棄，而自我所引出之事，所謂受罰叩跪，不過是將妳家少爺遲早會受的提前些罷了。」

前言向著男人言道，後語對著禾瑤，也未回頭望她，也不管禾瑤是否知曉自家主子早想以毒殺自己來了結將來。

「我不可能尋死的，即使最初宗族讓我生為替代，走至如今責任傍身，氏族家人倚靠不離。」

「你願幫我，我如今仍當感激，可要緊的並非過程，而是最終的果。然而現下同你計較，當時你所尋助之人是否走漏消息，不論能否調查真假，那也都已毫無意義。」

「我早累了。」

麻木一語，雖手腕也還被男人捉著，但她鬆開男人身前的刀刃，任它貼滑著君少蘭的紫裳輕響落地。

「若你真痛恨生逢此勢，生在君家，就順著你本所謀劃續走吧。我原先自負，以為想留你便能留，可你表面諾了，實則未曾想從，否則那日又何必在我辛勞潛入蕭府，為你尋解後卻仍要食毒，事後仍讓殷在伊給你服毒丹？」

「你不缺金銀、不缺人守、自身謀劃如是堅定，我何必尋其立足之地，現今更實是無力，你當時北關一言確實無錯，無從守得君氏少爺一輩子。」

「我得走了。」

那無有變化的蒼白面容，一語誰聽來都是永別之意。

——我得走了。

一瞬，簡明四字。

君少蘭彷彿未聞見方才軟嗓所言一切，本是攥著秀腕，儘管那逼命短刃已不復，皓腕仍是將至向自身一拽，此回力道之大，盡乎無止，直往他懷間。

一抱，抱得滿懷，抱著人無處可掙。

擁緊著胳膊因而顫然。

他俯下身近乎挨緊在紅顏青絲側，儘管現下如何將人抱入懷，君少蘭卻抑不住逐漸攀上身間慌然，連語間皆是不言而喻的顫然難安：

「…不准……妳不准走。」

「不可以。」

忽然被扯過緊箍而鎖緊了眉，人脖頸上的暖血沾濕她肩上白衣，此舉與那句「不准」真屬她意料之外，但……

「……我只是獨自想通了。你跟其他我在意、也同是在乎我的人有何不同？還得做多少才夠？」

莫言的確愛著慕容霜，離開自己的莫月與父親慕容衛也當然愛她，慕容閣宗族一眾都是家人。然而每一份在乎，都要令人付出代價，重重揹在身背之上，如此並沒有對錯之分。而君少蘭就不是嗎？

「你沒錯上什麼，我僅是過去自負，而今沒氣力續做任何事。我現下不是那耐心十足、願而奮力伴人向前的女人，不是你認識的那人。」

木然中摻忍著一絲不耐，過度的緊抱令人不適，君少蘭怎麼還能有這種力道呢？各自皆消瘦了些，她深吸一氣運上內息，使力彎起肘震開人懷抱令人踉蹌，自己則彎身拾起刺刀並瞥著那血液始乾的尖端。

「無論我們曾做過何事，今皆兩清。忘了那日山亭中所言吧，如今我無法替你闢路。」

淡然間是手一揚，扔開了刺刀令其再度落地響聲，滑向蓮池塘邊。

「因此，我此行來正是為告訴你，你如今能少去一人之重，將該更能自由而去。」

那直望人而略呈黯淡的碧目中讓人尋不著一絲往昔笑意，也不知是因往日情份或基本待人之禮，一身白袍佇立原處是待人理解應答。

「…那妳為何要來？」

「妳就讓我當妳已死不便得了。」

他顯然是再立不了半刻。

儘管他仍是面至於她，而人方才奮力掙開他，那點兒力道卻確實令他踉蹌，令他日加衰敗的身子無非無法再長持。

君少蘭顯然略是屈下身子，稍是減緩膝上負擔，眸翠凝著跟前紅顏，即便便是那幾步之遙，白履卻未再動得半分。

方才一擁，已然耗盡全力，要他再如此一回是不可能了。

「我…那日應妳的，毒丹之事確實未再服過。」

「至始讓妳於我身側，並非要妳闖路，亦非真要妳當護衛，甚至妳什的皆不做便好。」

「我不想見妳入危入險，甚至我當初便不該應妳這般，然，我大抵是自私自利，方是應了…應了妳，讓妳如此勞心涉險，只欲妳別哭，只欲妳伴我。」

「我錯了。」

「妳別走了，不要走。」

「我心悅於妳。」

「……」

他倆走得如此近，彼間早有此意，而他現下見自己寧是要將這一切棄了、也可能是在百般折磨後現正意志脆折，終是認了心意。

然而，一切卻已回不了從前，已是遲了。

「……因我不欲瞞騙友人，即便決著將斷也同樣。」

觀著眼前那念著之人。

不放手，但他不得不放手。

「妳可走了。」

「妳舒心便好。」

換他了，莫該再留念於此。

碧翠相顧一眼，一瞬，興許便是此生最後一回，末尾他緩步轉了身，欲是款立，一步一緩往府院深處而行，仍是一人。

他不管她信否，他僅願她安好。

一切便好。

候鳥即使飛遠他地，終有一日要歸回原屬之處，遠北之地。

純白帶血色的衣裳閃影，悼念著過不來的往昔，踏上簷瓦後飛翔落入天際。